

# 小麦扬花

郭花蕾



“快看，小麦扬花了！”与我一同散步的父亲惊喜地喊道。

仿佛丝线剪断的碎絮，轻小的素白、细微的淡黄，黏上了绿旺旺的麦穗，若即若离，在五月风中柔柔地飘舞。这是小麦的花。

小麦扬花了！这“扬”字用得何等妙啊。花亦为华，植物开花展露生命的精华，生命吐芳华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张扬、昂扬，甚至激扬、轻扬直上，乃至扬眉吐气。当庄稼的农民说出这个“扬”字时，他一定是骄傲自豪的。这个“扬”字有形容词的意味，更有动词的力度。五月里，渭北平原的麦子，要扬花授粉传宗接代了。小麦扬花，一个“扬”字，是大半辈子以种地为生的人对时令节气的迎接，对匆匆流逝时

光的感知，对田间劳作的力量的触摸，对铺天盖地的金色收获季节的憧憬。

提起花朵，不是色彩鲜艳夺目，便是花香招蜂引蝶。小麦花却开得淡淡小小，没有一点花的样子。人家花儿香气袭人，小麦开花始终淡雅幽静，似乎不想让人知晓。小麦的花素朴至极，却又厥功至伟。这开着不起眼花朵的植物，在一万年前不过是野草的一种，当它操纵人类之后，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。大片麦田波浪起伏的渭北平原，是无所不在的小麦的途经地之一。哪个关中道的人，不是吃面食长大的？蒸馍、锅盔、油泼面、拉条子、酿皮、煎饼……关中大地上的人种植出一茬又一茬的麦子，麦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，而地球上的人类，地球上诸多生命也都依赖于麦子繁衍生息，无穷无尽。

然而，有谁看得见小麦扬花呢？

午后的麦田间。一位老人小心翼翼地挪着碎步，生怕踩坏一株麦子，他是我的小学老师。这位辞去民办教师工作而甘愿把余生都奉献给土地的人，正在用心拨去麦株之间的一根根米蒿。“唉，不知咋搞的，这一畦地除草

时遭漏了。”他苍老的脸上，依然笑容灿烂。如果他不去民办教师的工作，这个年龄应该正领着退休金，过着轻松自在的生活吧！这个经历过生命中巨大得失的人，脸上看不出丝毫悲戚之色，看不出曾经的失去对人折磨的痕迹，他淡定乐观亦如一株在大地上扎稳扎实了根的麦子，只顾生长，不言其他。

我的大大，已经七十有余，愈发清瘦矍铄。这个年龄的人了，为替儿子还债，还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奔忙，车上载了大袋大袋的复合肥。我们彼此打过招呼。他瞄着大田里的麦子不住赞叹，“麦子长得齐整啊！”“齐整”指麦子长势良好，庄稼齐整意味着生活有希望。临了呵呵一笑：“我要给人家送肥料去。”车又突突地开走了。

承包了千亩大田的表哥，正在地头看无人机给麦田喷洒农药。“哥，今年收成应该不错吧？”“小麦扬花的时候，阴雨天气多小麦赤霉病严重，今个儿这打第四次药哩。收成好不好要看天，还要看市场行情。我的芹菜卖过三块一斤，也卖过四毛一斤，但不管咋样，当农民总要好种地。”他微笑着。面对这一

群坚韧顽强的人，我羞愧于自己遇到不如意时的娇情娇气。

在钢筋水泥林中的斗室待得太久，我几乎忘记了小麦扬花的样子。在这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，陪着日渐衰老的父亲在田野里散步。又一次，看见了小麦扬花。千千万万棵植株密密匝匝挨挤在一起，铺展在故乡一马平川的土地上，连绵成浩荡的绿色海。无数的白的黄的细碎如屑的花儿，悬挂在麦穗上，静静地舒瓣吐蕊。我听到了它们绽放的声响，细微，轻巧，无息无止。

想起坐公交回家途中赠我掌车贴的村妇，不等我再道一声谢，就悄悄下了车。我不知道她的姓与名。萍水相逢，一别之后，此生也许再无相见机会。

小麦扬花，并非为观者开，只为等待累累籽实来。

我们这些从乡下艰辛跋涉走向城市的人，我们这些生命起始于泥土的人，我们这些曾在田间抛洒过汗水、流淌过血泪的人，总记得那广袤无际的麦田，那扬花的一株株麦子。

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株株麦子。

## 月河素描(组诗)

陈瀚乙

### 堆霞石

堆朝霞，堆光明  
堆一天最初的光源，如麦秸珠  
如一堆柴火  
如仙山金顶

请别戴有色眼镜  
人间的奇观真的很朴素  
不习惯非朴素的眼光

### 藏月洞

山如书柜，洞如书架小格  
月亮在月河，是本哲学史  
洞中聚千贤  
洞口集成辉  
月半月圆任君寻

### 调峰水

月河水从哪儿来  
能爬山  
月河水要去哪儿  
调剂山峰，或峻或秀

月河的水有天人合一思想  
有时在半山腰  
宛如有翅膀的鸟在引领方向

## 黄昏(外一首)

袁好

写到黄昏时，橘色纱幔  
重新将村庄笼罩起来  
小树林也从灰暗中喜庆起来  
掰去苞谷的秸秆，望着冬天的老者  
连同道场的劈柴墩子  
也因为影子  
显得不再那么低矮，孤单  
母亲瘦小而熟悉的身影  
穿过菜园的篱笆  
一直投射到另外两块地里  
有时弯曲，有时笔直  
多像她，坎坷卑微的一生

### 外婆的美食

一个孩子  
的心愿，多半是急切  
而不被重视的  
一些美食与水果  
会使一些记忆  
犹新。挥之不去  
味蕾的记忆更是如此  
外婆的美食和水果是一个孩子  
幸福与骄傲的资本  
可以让其  
不可缺少的那部分，延续到无法替代  
成为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  
一道光

## 回老家

王丹锋

每次回老家  
口袋里总装一包烟  
见着熟人就发烟点火  
说一河滩的话儿  
聊过去和现在  
和发小一起 畅想未来

这次回老家  
口袋里还装着烟  
但一个熟人都没见着  
遇着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 
人家也不理我  
烟一根也没发出去  
我像哑巴一样看着老家  
心底爬满忧伤

## 商洛山

(总第2446期)

刊头摄影 石祥民



## 柳絮飞来

刘少鸿

江南梅雨季，北方柳絮时。春夏之交的气象物候，如约而至。

南方人见不到柳絮，是因为南方的空气潮湿，柳絮很难干燥，飘不起来，且柳树扬花之际，正值梅雨季节，柳絮全被雨水冲刷下落，随水流逝，所以就看不到柳絮飞舞的景象。

其实北方漫天飞舞的柳絮天气，也并非好的气象。影响空气质量，造成环境污染，引发过敏症状，等等，很是令人烦恼的，但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物要播种，事物发展皆有其客观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我们还得接受它的存在。

古来吟咏柳絮的诗词不胜枚举，所表达的情感寄托各不相同，可能也是与其内涵的多样性有关吧。

柳絮初起之时，春风尚煦，淡影点点，悠闲

飘扬，若有若无，如幻似梦。正所谓：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”“小园桃李东风后，却看杨花自在飞。”彼时的感觉，犹如宋人的轻吟，还真真是有些美妙的。

“凭莺为向杨花道，绊惹春风莫放归。”白居易这种“与春老别更依依”的心境，似乎是所有人的愿望。但面对现实，诗意的浪漫美感很快就会被打破。初夏之时，“杨柳青青着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絮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。”送别之时，漫漫杨花搅天飞的情景，着实令人烦恼，毫无美感可言。

观景咏物，无不寄托着个人的主观好恶与价值评判。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回，史湘云一阕《如梦令》，引来大观园里才子们纷纷应和，最具代表性的，自然就是钗黛二人。同是面对飞舞的柳絮，林黛玉看到的是粉堕，香残，漂泊，命薄；

叹息的是空缱绻，说风流，凭尔去，忍淹留。薛宝钗看到的则是白玉堂前春解舞，向往的是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”身世经历决定着一个人的内心境界，也投射于目中的外观物象。柳絮在此，便体现出各人的追求境界。

宋人陈与义更是借物喻人，赋予柳絮另一种形象：

柳絮腰支日几回，更教飞絮舞楼台。

颀狂忽作高千丈，风力微时稳下来。

柳絮常常借着柳枝摇动飞舞楼台，四处钻营，八面玲珑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更是迫不及待，急于表现，直上千丈高，轻狂乱舞，一时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。只可惜，风不恒定，势去之时转眼跌落谷底，陷于泥淖，终将为尘土，归于沉寂。正如诗人韩琦所论：

烦恼东风不定家，高楼长陌奈无涯。

## 大姨

田吉文

我们有好几年未曾见面了。

岁月在大姨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老人家一脸的慈祥，和大姨在一块交流其乐融融，过去的陈年往事总是袭上心头，我思想的骏马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，那段尘封在心底的往事萦绕在心头，仿佛过电影一样。

那年从职中毕业后，到商南县清油河中学高三复读。大姨家在清油河街上，虽然生产责任制实行没有几年，但大姨夫和大姨勤劳持家，起早贪黑辛勤劳动，家境殷实。那时学校大灶上的饭油水轻，而且一天两顿饭，大姨怕我吃不饱肚子，常常把烙好的锅盔送到学校，每次我都吃得很香。那清油河水滋润出来的小麦，加上大姨的巧手，烙出来的麦面馍越嚼越香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

我仍能回味到那麦面馍的香甜。周末的时候，我骑自行车回去她不放，主要是312国道东、西磨沟岭长且陡坡多，车也多，就让我去她家给我做饭吃，也不管大姨夫高不高兴。那时大姨家除了大姐在邮政局工作外，仍有三个孩子，可每次去到她家，大姨总是能让我美美的打打牙祭。

一年后我回到丹凤，参加一年一度黑色七月里的那场竞技赛，后来以13分之之差落孙山，加之那百年罕见的大水灾把老家冲得一塌糊涂，灶房被洪水冲走，好在正房还在。大姨闻知我家遭了水灾，坐车到段湾，然后步行18里来到位于磨子岭的我家，给我做饭，收拾屋子。大姨的这种无私的爱在我尚还懵懂年代里，犹如春雨一样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，让我感受到一种无私的母爱

和人间的真情。

岁月蹉跎，时过境迁，那些过往的美好只能淹没在记忆的长河里，像美丽的清油河水一样，汨汨向东流去。

进入社会后，几十年间心里一直惦念着她老人家，也见过大姨好多次，当地老人家知道我生活得还可以，连说地也就放心了。如今拉着大姨的手，我好像拉着已经故去的妈妈的手。大姨常说，吉文妈死得早，娃可怜，不过也争气，有一碗饭吃就行了。她的这些肺腑之言，常常在我耳畔响起，激励着我认真工作，好好生活。

人世间总是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常常萦绕在心头，像阳光一样温暖人心。心地善良，乐善好施的大姨，我也热切地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，安享晚年。



50出头的表嫂罹患疾病不幸撒手人寰，亲人们为年轻的表嫂凄然长逝扼腕叹息，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。远在商南县城已85岁高龄的大姨，坐车来到柳泉沟表哥家吊唁。

在一个像鱼肚子一样的山坳里，我见到了身板依旧硬朗的大姨，虽然她老人家已过杖朝之年，但大姨的状态远不像耄耋老人的样子，除背有些驼之外，听力、视力都不错。拉着大姨枯瘦的双手，有诉不尽的衷肠。虽然只是两座县城之间的距离，可为了生计，